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重編文選序

祝篁溪先生習序

魏水洲先生集序

李于鱗先生詩集序

題劉太史蟋蟀軒稿

題孫叔倩百花嶼稿敘

顧涇陽先生當下釋序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題蘇雲坡先生西征集序

雲間志畧序

維摩室選文引語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題陳生甫制菘序

國雅小序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題葉以冲燕中稿

題讀書舫春社稿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題余司空疏草

雲間集序

題施仔吾四書義序

題陳常采進士傳是堂稿敘

奉賀俞母楊太夫人七袞榮壽序

魏見泉榮終錄序

沈氏孝節錄序

代

唐氏備志實錄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敘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奉賀斗槎長兄八表榮壽序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敘

題六科程墨國雅補

募疏

募修東禪寺疏

常安大師關滿建道場疏

題無味般若募卷

題峩崙山僧募裝佛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募修法相寺并造白衣大士護諸童子像疏

題虛鑑上人募卷

附山中證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序

重編文選序

夫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爲一
目之羅者無時得鳥也爲一方之觀者無能論世
也故置衡尺於曠世莫辯於文章矣今夫觀古列
人之圖畫者置之空壁而敬慕不生不見古人之
真也古列人之遺文粲然竹帛豈徒牆壁之觀哉

故曰讀其書論其世見其面目於翰素之間斯亦可謂尚友也已文也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擇之而惟所用之若夫泛泛若涉水游游若獵獸歷覽不精而權衡無法古人所以戒涉獵也文選者上綜周秦兩漢之盛下蒐晉魏齊梁之遺粲如列星聯如編珠六菀之深本而德音之叢藪也史記之前無史騷之前無騷南華之前無南華皆意所創也選以前未有選也亦意所創也馬遷莊騷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

譚自開戶牖昭明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羅琬琰於懷抱彙琳琅於毫端覃思獨照彌綸羣言明者定之如星經漢高者下之如水宗海僭人糟粕標已神明故曰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斯亦與馬遷莊騷爭烈已馬新甫先生者研精耽道人也其言曰夫八音鄭衛韻以方異筆端寒暑印字知時故泉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新乎如雲之後望豐屋知名家覩鴻文驗聖世也意結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時遷則玄黃迭飾代興而甘苦

變調矣惟至人滌除玄覽故近世之言不得編于
三墳之末六朝之格不得列於咸陽東西京之林
也於是次其世代以觀風尚凡諸疏注剔而不存
披玄雲而揚大明舒竹帛而洞古今斯又非昭明
氏之書而新甫之書矣夫讀書者攷微言綜瑋語
但令升降自我慎勿品自由人譬如採玉此珪而
彼璉猶之度材爾棟而我柱先生之讀文選也知
精得神游乎衆觀之先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其中
獨喻猶魯般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傳其目也世
人讀書何以解此先生有史纂一書行世收其汗
漫貫串網羅並掇白於衆狐食蹠於千雞茲集也
又以寓之於古文章考其世而觀其人史以經之
文以緯之吾知先生不朽在千古骨髓肌肉間矣
丁巳春余往當湖訪劉侍御獻之因辱交於先生
先生謂余史氏也其言可以信乃獲觀是編而叙
焉

祝篁溪先生集序

我朝人物盛而制度從簡樸其開國風氣寬大

而人多自立之慨故其文章皆澹然能暢言其理而不以摹擬彫飾爲工如劉青田宋學士王待制諸家是也嗣後東里平實長沙博大遂爲國朝文章正體夫菽米真飽而玄尊之餘味也多奚饜海錯而侈酌飲哉余故嘗謂我朝自有文章得二百年風氣之正者此也獻吉仲默出而不肯道咸陽西京以下隻語雖其鑪錘過於先輩然即今逼真亦咸陽西京之文而豈我朝之文耶嗣後吳會歷下騁其思力或博而無歸或巧而多拾蓋

余甚傷之夫一代風氣繫乎文章作者不能爲主持風氣之人而強以前代之煨燼作盛明之鼓吹何其無特操歟自余在館下思一攷先進撰述擇其寬博平實者輯而論之以存國家文章之正同年祝民部孟型示余王父篁溪公集余讀之簡而法澹而旨溫厚而嚴密質而澤於理盛矣哉先進之遺乎蓋篁溪公當康永二陵間去東里長沙未遠不惑亂於摹擬之陋而以作者自任其所得于開國之風氣者獨多余亟歎其文爲真

國朝之文也先輩作者以文章爲經國大業厚于
自待而言必信於心無好奇之念而有特立之趣
故文成而國家賴之後之作者欲遠步前代古人
其意象耳目盡爲驅使肖之同於優孟不肖竟爲
画蛇即其誇詡以爲逼真而吾且嗤其爲前人之
臣僕此亦何關於國家盛衰之數哉余讀篁溪集
而滋感也篁谿公筮仕至請老無日不娛于詩文
其爲尚書禮部郎暨參藩閩浙晉粵大方伯所至
輒有名節樹立交其名人而感事觸物畢見于文
章詩歌今民部所藏集數種寓浙稿其一也篁溪
之自立不盡於文章於文章亦可以見矣誦其詩
讀其書吾又論其世也

魏水洲先生集序

太常魏先生 肅皇朝爲名諫臣其時君臣最相
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又知聖人作用非常而
窺君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不槩於耳目知
見而根於性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其感不
測而其相遇也獨知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

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得觀上之所與以爲
取也與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能試百鍊之
臣觀上之所與而取之雖讜言極諫之臣而純白
不信於人主此耳目知見之爲患歷千古未有能
破除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抗之以陰吐之
若不可犯也乃又噓而茹之聖人純以性靈用而
人不能知也聖人乃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
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於雷霆而商賈之小忠
枝窮於鼎鑊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微政不可以

尋常論也先生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垂折血
肉淋漓獄卽創未起矣乃輒召輒遷已召且遷輒
又諫諫輒又杖已又再諫至於露章論永嘉不法
事幾陷權相之口而 上已亟賜骸骨歸矣此其
間獨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有堪慟哭而不
能已者無論先生當日事也 肅皇之御其臣也
以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觸之即糜者或
其臣一時精氣所激未能流通透徹使然夫聖人
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出聖人之寶其金也繫其

鍛也而純金以鍛鑪爲造化故性地純白如魏先生者 肅皇轉展困苦鍛其勁而予其完乃魏先生之信於其君則又不在語言意氣間矣孔子曰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爲真信也嘗讀魏先生著述大約原本良知爲陽明先生指授弟子光明洞達根於一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魏先生性靈之用固至精微耳目知見了無倚着其徹於聰明睿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乎 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家寧有幾人則又不能不三歎爾熊令公神阿之爲人也能於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者其刻先生之集夫亦真有其質焉敢述中之所得以叙之且以質令公其以我能讀先生之書否也

李于鱗先生詩集叙

在昔中原七子鼎推李于鱗先生弁洲最自喜然猶嘆東海泱泱大風也自當日弁洲稱其欲凌千古上之不屑建安大曆而或乃藉口病其不及格夫雲淵高下寧有定論余獨論其詩之情耳詩之

情在言志而正思古來勞人怨女之風謠別貞淫
而聽興替類皆觸事對景口無擇音音無擇律譬
如風之過竅馬之鳴春小和大和於喁造化洛鵲
岐鶩鼓吹淒暄而已夫怒號不必效響于飄風前
代之鸞鳴何必齊後代之嘖舌哉然則三百篇自
爲三百篇建安大曆自爲建安大曆而于鱗先生
獨自爲于鱗先生安所得云凌千古云不及格而
雲淵高下其際也余故謂先生直以古格行自情
而已弇洲書與先生言吾擬樂府無不合者足下

時離五言古歌行諸近體絕句俱敵而七言律獨
過一等足下無神境我無凡境耳今讀其集七言
律似未勝諸目蓋先生力能作古樂府擬古者也
與歌行絕句皆古類無駢偶五言律雖有駢偶句
短易修故皆足行其情而浸逼古七言律好爲氣
象語且句長儷束似有屈情就法意焉然按以古
刪詩之意并足千古矣先生自况云胡寬營新豐
鷄犬皆能識其家夫即今逼真果新豐也歟哉此
蓋先生謙詞也余獨尊之曰本朝李于鱗先生詩

侍御王公刻先生詩集成而問予序侍御思鄉先
進余亦慕古大風遂叙而論之如此

題劉太史蟋蟀軒稿

神仙中人食神仙字作神仙語此寧肯屈曲久逐
人間世耶故曰道人骨寒以癯歿夫谷神玄牝豈
其不歿者固自有在也吾年友祝陽先生居東海
上博學著書好讀夷堅齊諧諸怪事而喜冲舉修
煉之術其形神類道而枯澹簡遠似絕粒之鶴當
其入金門藜閣間咏歌咳吐同舍諸君子或齊謳

或楚聲或吳越越吟秦歌嗚嗚而先生獨蘓門長
嘯孤音振絕谷今聽之者飄飄有風露烟霞氣余
嘗嘆謂先生他年鼎成大還共我坐泰山磐石上
授長生真誥訣此際得無糠粃宰相耶政恐有物
焉奪之不免在五濁世中理亂絲俛首向機杼也
先生嘆曰鶴長息短可能郊鄴侯小兒強相兼併
耶食黃虀粥曝背坐日中多乞靈造物幾春秋抑
吾本分事余間問後着若何對曰唱道歌作俚語
陶陶然鶴鳴猿嘯差樂吾情而已是時諸君子在

館下方以志氣功名交勸勉而余獨嘆先生爲達人未幾先生歸詩文益富而形神日益癯乃冲舉修煉之好彌不衰也而竟儵然化去嗟乎世人那得知其故獨詩卷長留天地間耳今年春使濟上過里門得讀先生集而長君屬余序余方浮沉濁世中安能以凡夫語叙神仙抑道先生平日之雅尚而信其有仙骨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故叙之

題孫叔倩百花嶼稿叙

蘓長公喜和淵明詩其弟子由稱其精深華妙直與淵明比今讀其和篇只坡老本色語耳非不能肖政不必肖也秦漢間歌謠不必盡合三百篇曹劉鮑謝不必盡秦漢歌謠也少陵而下抑可知已古之人得於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達之其達之也與委巷婦女同其口而不必與古作者同其解乃後人讀之者悠然穆然其旦暮遇之也所謂不能肖亦不必肖政肖其人耳山谷教人學書以質厚爲本夫書固有本非能筆筆肖古人也何獨于詩而不然吾同館孫稚繩氏出其家叔倩先

生詩稿示余余讀之見其渾而嚴溫厚而不傷取類邇而寄情遠輒曰此非叔倩之詩乃少陵之詩也已良久則曰我何其薄視叔倩歟言之自少陵者少陵而後陳矣叔倩烏乎肖之抑叔倩所自得者不必其肖少陵亦復安能不肖少陵叔倩爲人栗而塞感事憂國而不忘君其立朝正有樹立而忼慨負氣力不肯以筆墨老讀其詩者可以知叔倩矣子由言子瞻之出處進退可考也何必區區之跡同淵明獨論其詩與淵明比耳今叔倩處銓衡執法之地潤鴻美而襄太平寧似老叟辛苦賦中時其名實本末行且超軼上之則又安得謂叔倩所得與少陵同也抑其渾密忠愛有相肖者則固書法所謂本耳夫人各有本各自肖焉少陵自肖少陵叔倩亦寧不自肖叔倩哉然則叔倩非少陵詩也亦猶子瞻不得和淵明也其以質稚繩稚繩當莫逆我言矣

顧涇陽先生當下釋序

涇陽先生懼世人習於議論流於蕩莽指悟頭爲

了當認現成爲聖賢而弊不可返也遂作當下釋
張鶴受而讀之曰妙矣哉孔孟之言當下也蔬水
曲肱樂在其中有事而勿忘也勿助也夫即境了
境即事了事有爲事境主者而刻刻常見焉故謂
之真當下若夫悟頭了當是擊石有火擊已則銷
汲溲爲泉汲已則枯未可以一擊一汲爲當下之
全水火也夫火種不因擊而泉體不受汲一燈傳
而千燈只傳者當下之光明耳一源導而千條只
導者當下之克滿耳火種泉體在是故也故孟子

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保四海亦當下也非特
以乍見惻隱爲當下而保四海更有克在也故吾
嘗論人靡處不有當下靡刻不有當下閒當下忙
亦當下得當下失亦當下只於境上做得主起便
是源頭關頭源頭撥得清正是關頭勘得過關頭
勘得過纔是源頭撥得清若源頭一點不清只忙
閒順逆失得境上揀擇安排終落爲人窠曰非仲
尼樂在其中孟氏勿忘勿助真境界也只此自可
體取關頭矣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萬

苦得來夫世人見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
不思其千辛萬苦者作何辛苦也先生指源頭以
顯物物具有之妙指關頭以示毫厘千里之微設
二科之教以程學人設人已之辯以醒獨知總是
欲人自性上豎起精神主張在我無終無始無大
無小無忙閒順逆失得到處圓滿如水銀散珠如
海水成川刻刻處處皆有當下不係悟門亦非議
論飲水得冷食密得甘到手甚樂並無安排既到
手後亦無歇手是則先生當下釋語盡屬權說學
人各各信受於心既不作現成聖賢觀亦何在非
當下聖賢矣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讀書以書本觀只解處亦義理配合耳古之聖賢
以其所實得傳之於言其血脉次第只在人性命
自得之中離吾所受用得力處而求之書本之言
其失愈遠吾嘗怪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
之說其直捷指示令人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
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益其所未備余即不敢

謂宋儒爲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聯屬有本領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而章句反覺其滲漏是以不免於補綴耳今即無論古本章句且以我所自可體認者言之吾人照管一身變化萬物只是箇昭昭靈靈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德只此明德明之於天下此即所謂格物所謂致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體在我而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知此本者爲知之至也知至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

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即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知即格如燈照室如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煩磨拭須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於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身沒有家國天下展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用若不依

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惡兩字而下脩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也細觀古人稱引如堯如湯以至文王緝熙衛武公恂慄總只是誠意總只是慎獨總只是自慊其真好惡蓋明德知本關鍵在此而致知須從好惡動處理會此等功夫乃爲有實地有實用悟此可與讀古本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一朝抉其寶藏以示不佞顧不佞向沒溺于義理其何以莫逆先生之教抑以其私心所未安者質先生或於先生取古本之旨有當焉然先生得之於性命而吾輩猶不離書本觀恐是饑兒說黃金樣其敢望朱公數家寶也以先生命遂叙而質之

題蘓雲坡先生西征集叙

世之礙人者皆理也而事不礙理無事而執一理以求事事故理礙事有理理生於事而融於事故事不礙也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權有常物而鏡有專形乎哉物不礙權鏡不礙形不先

設故也吾笑理之爲物也其本不足圍庸人而其
未乃反以病世之賢人非理故礙賢人賢人先設
一理以求勝事耳是以多窮而殆夫惟融於理融
于事事萬變理之生生亦萬變而吾以權鏡處乎
其中煩不礙簡垢不礙淨糟粕不礙神奇簿書刀
記不礙性命活活潑潑灑灑俞俞常覺事之過我
者無畱跡而我之應事有餘閒斯非其事事無礙
者哉夫暱譽而避毀忻福而畏禍者庸人也擇善
事而行之事不稱心而困躓擇善人而接之人不
如意而憤懣只此已在事物鑪鑪中其能鑪鑪事
物乎此吾所謂理之礙賢人其窮而殆者耳雲坡
先生西征集亦山水亦案牘種種酬對皆屬遊戲
而于明心定性憂國濟時靡時不有靡處不然讀
此知先生不礙理而融於事矣夫君何必窮谷深
山簡何必杜門絕軌藏何必羊裘魚釣遊何必兩
巖名山先生已從此覷破便久不作事物鑪鑪中
人吾願先生出可也處可也無以飄然二字爲金
玉屑可也先生書來與余商出處余因叙其集而

歸之

雲間志畧序

淞故君子鄉其學士大夫皆備中和之美而脩敦
龐之教外不苟同於當世而內亦不肯自傷其坊
表其樂道人善也如不及而聞人之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此固泖峯地氣結聚使然亦先輩教化薰
蒸德美流傳者遠也何士抑先生以鄉祭酒喜著
書訓後每網羅里中故實或詢諸龐眉父老或攷
信世本野乘其於郡邑仕宦名大夫及里黨賢公

卿高人韻士之德素人各爲傳編勒成書偶一披
讀光達眉宇如見旦暮而又詳而有體質而不諛
以倖史之才寓仁人長者之教噫先生之指遠矣
夫夸夫憤激好訐中冓曲士傳訛喜憑塗說使典
型零落郡邑無光若其標懿美於前聞遡風徽于
往事傳其榜樣滌除末世之肺腸寫其神情開動
後人之面目今通人踴躍高山而懦夫亦濯磨孤
往其厚人倫美風俗豈獨修一家言爲千秋美談
已哉先生山居而胸次澹故詞指和高世而性量

寬故蒐取廣郡史不作雅道誰陳鼓煽淳風在其
筆下先生之爲人具此書矣吾嘗見海內朝士目
吾淞人爲不隨然亦信且迂之者半先生此志出
而知吾松人自立繇來更遠吾故不敢自遜爲迂
而定曰淞爲君子鄉此非吾鄉人之言亦海內通
達者之言也

維摩室選文引語

往在洪武中江右御史大夫嚴公以直言忤上
旨黜而論戍晚歲遇赦還鄉監使者行其部公旅

見毡帽布袍而面文不除使者意輕之戲曰老年
人犯何科條而辱刑餘至此公對曰老朽三十年
前曾筦西臺篆因獲罪 皇祖乃遭黜謫耳因指

嘆曰當 皇祖天縱神聖羣臣立朝叵測鮮克今
終只此黜文著面正未易得狗馬餘生獲此幸矣
敢忘所報使者悚然曰公意云何曰訓定敦睦幸
先子弟今里中多善人老臣歿且不朽乎使者俯
首慚謝至今吳門先賢誌中載爲美譚余以上疏
忤 天子意因傳 內旨摘其奏對失慎追罷爲

民是時同朝者皆顯臣名碩耆年先輩而追往論
存爵奪五等孤臣以書生妄言蒙 上恩錫放之
力田丁徭之間置之社飲祭酒之列平中深衣山
棲谷飲飽食終日其何以報自惟蚤年奉 天子
筆札橫經細旃之上造士橋門之席以文史師儒
爲職事夫翼王教正人心今學士一洗其詖淫邪
遁之習而明於聖賢大道之所歸以不失先王蓄
材教士之意此放臣所謂以衰齡答 聖明也南
宮牘三年一出文心日巧文局日變靈氣無盡劬

獲故多新聲濫觴躍冶間有少年喜新奇而薄風
雅趨詭異以競浮華效慕失真寢以濫放夫先資
之道信心而言不敢以中之所疑者欺 君父獨
見其是而守其所見不肯隨聲附和撫拾人餘富
貴可剽而寸心難昧口吻可借而面目有真丈夫
一心精白守誠深堅持立門墻奚堪寄託明此大
義乃爲至文起氣運之衰轉風教之軸其於裨益
夫豈淺鮮維摩室居士示疾之地也問疾者履滿
問菘者座滿延見弗及謝絕不能假此因緣廣爲

宣示乃摘各房刻稿義取獨勅理必拔新得文千
餘首爲諸弟子琅琅披誦之四座風生羣賢意滿
蓋文章之道無剿襲而性命真不鈎棘而徽繩貫
就中刪剔以詔羣蒙夫選味而進七箸則饑兒不
傷於朶頤標影而定軌塗則盲眼不入於冥路令
學士鮮徼倖之心而 朝廷收真才之用其亦先
輩所以教黨正而報 天子者乎夫居士丈室間
不能爲八萬四千獅子座以坐諸君子其神通不
及維摩遠甚幸有千餘篇可坐而誦也他日好事
者補西湖一段問疾公案其在斯乎江潮初上籬
菊試花口吟手批與松風竹響相應和每讀至解
頤處今病翁不覺矍然而起則有門人顧霖調氏
錢孟玉氏稱爲上首云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少而孺色筆墨之氣浮面十指間冉冉雲烟若吐
又多名人韻士爲曹偶推敲磨礪每出一紙五都
之肆驚相傳寫郡國大夫宗匠盟府悅而珍之享
以連城如捧穀壁斯亦所謂文章家卿子冠軍也

然才不晚不成 不老不奇孫桓侯十六定江南
會稽威名比於出匣太阿而大業竟歸破虜斯亦
遲速成就之概已尹玉髻歲沉嘿遠志能力學而
旋居高才生異等名鵲起詞苑驍試騰躍於步
武間奔雲絕塵即數舍馳驅常有千里一息之氣
今日同游如仁趾永錫輩皆聯翩先路而尹玉尚
從玄亭著書惟寂惟冥察其志似有孫仲謀開基
作祖之意不屑屑急一售以了名人文士之局者
世俗所詫爲少年勝場尹玉且欲超乘而上之憶
吾當日爲諸生文價頗貴然專氣定志又十年而
就此雖不敢爲宅相榜樣然尹玉志氣頗相類願
勉之務其遠且大者遂援筆題其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闢一室入函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
室之左構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平
地拓其曾次也樓供面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十
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長
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絕助我慧照楞嚴一

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六卷讀
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辰巳時
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楹設一几置先儒語
錄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本文
已足語錄印證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秦
漢韓蘓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
間架脉絡名家著作通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
尾以資經濟西牕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
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
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瓶烹泉引滿浩浩乎
備讀書之樂也

題陳生甫制菽序

夫學鳶而飛學龍而雨技之神巧有絕不可知者
然而天法之於人工遠也天馬之權奇血汗于膊
耳齊於蹄即未就羈馮而稜稜有奔雲絕影之意
此寧可以毛骨間論哉乃吾聞天者忌其全故西
南方國馬大都皆缺耳犁鼻今其氣盛不至衝肺
而風搏可以聞音聲蓋羈馮之不足而又損其天

以全其良故凡有天法者又當以人工錯也文章之道骨有貴賤氣有靈俗神有遠近此皆其人之天爲之吾能爲之相焉太華之削成骨也帝子降北渚而渺渺不可親靈也寒山一抹水光萬頃遠也備此可以登文章之席矣顧其合離正變如大將制旗鼓工師稟繩削即靈異絕倫之士不能不俯而就之破觚爲圜斲雕爲樸異寶而適於用政自不得不爾吾初讀生甫文稿然筆不能下再讀而神駿高逸之氣超羣絕世溢于楮墨其骨貴其氣靈其神遠原其立意殆不肯道世人隻字生甫之天法全矣夫破耳毀鼻吾豈敢以此進生甫然生甫以天馬名神都當不厭棄人世之羈馬而御之以騰驤八極則吾當未量其所至生甫勉之生甫之尊人中丞公以其業來問余珍異而評定之并爲之語以志勗也

國雅小叙

余浮湛筆墨幾半生迺尋爲筆墨吏如酒人之爲釀王糟丘以沒其齒山居卧病寂寞古廬不近車

馬之喧圖史粗供白日獨恨先世古文遺書零落
殆盡每里社中子弟携近時制舉義來輒津津嚮
之如逢麴車而口流涎也余亦自詫其爲癡絕更
念先輩通人有聞於時者皆能以功德厚施里黨
余本色書生耳甌粟救饑望腹幾何已乃先困顧
惟胸中耿耿不謬迷者是亦余之刀布菽粟也凡
里社子弟過而問者不惜進而揚扆之不能爲諛
語亦復不高語門戶以相駭異遂評輯午未刊式
殊卷標其善者粗爲指示夫文如朝華日而新之
陳不更設也且靈心變化有常儀的乎哉必敝敝
焉誰離誰合而按覆其已事余之癡乃益甚雖然
聊以發里社覆則亦徵其信者而告之夫東坡作
酒經東坡故不喜飲也即依經而麴之蘖之恐未
必其聖要以酒中趣不外是矣如是第勿爲醒者
傳可也吾樂與里社同糟魄之好遂刻而布之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道活物也與農言疇與工言器與賈人言什一與
勇士言戰功與刀記之人言文法與文章之士言

詩書皆道也道之爲言路也通也有一事之不通
有一物之不通有一處之不通即不得謂之道故
言道者言其通也雖然泉之通也爲江爲河其源
固涓涓耳穀種之入土也時至而氣通焉蕃熟變
化而無窮也尋其源窮其種而可以言其無不通
之妙矣古之聖人其救世也皆隨其人之本分而
成就之其立教也亦指點其當人之身而不分別
於人之外是以人皆曉其所固然而聖人之教行
夫人之所固然乃道之源與體也羲之畫也堯之
中也湯之恒也文之正也孔子言一而子思言獨
孟子言幾希於無可言中偶拈一字以爲標而其
意欲人隨事隨物而各自得之人各自得則千百
世而下數字皆可不言也陽明先生之言良知也
拈其字也亦即羲堯以來立教之義也隨事而示
以良知隨境而指以良知隨人而喻以本分之良
知此陽明先生之功大也良知活物也路路可通
人人可得故其教與古聖人同一光明肇陽先生
之立教宗陽明者也其言曰國家制科以文章其

爲文章以註疏註疏義學也文章巧言也士之所習吾不能易也雖然有道存焉窮註疏之源者即註疏皆性命矣得文章之種者即文章皆精微矣夫士習於苟且功利而莫之救政爲精神才氣動爲支離傳註所困縛爲對偶聲律所沉埋而不通聖賢立教之意不返之當身自有之良知昔人謂之蒸砂炊飯先生證義一書就學人習見熟聞之言指點源頭以發揮陽明之教使人知註疏不屬義學文章不涉語言人人可自得處處可自通而一時舉業之士如豁雲霧披青天先生之功大矣夫先生道高而詣深其析理精實而見地朗徹廓乎萬物一體而與羣弟子日坐吟風弄月中故吾鄉良知一派自文貞公而後於先生今日爲特盛余非能聞道者然間受教於先生聆緒論焉向辱先生徵予序證義夫今予數他家寶竊愧未能及讀的證一錄而爽然見先生作證義大指遂序而論之以證先生也

題葉以冲燕中稿

書畫家自得法後造妙入微筆墨徑絕比於禪門
謂之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画列神品然此
皆深於法者能也看舞劍得草聖聞江聲得筆法
此其候難言哉古人之爲文章從法度入者如農
有疇而工有規矩迨其習久而變思極而通得於
心而疾應之於手腕則所謂前王爲律後王爲令
三尺安在也夫不遊於法之外者筆墨之氣不靈
然而法稱聖矣吾未見無法而能言靈者也吾友
葉以冲少以高才生選入太學庚子雋南都遲十

餘年覃思默解窮文章之變其文精能之至乃造
平澹披却遊刃變化百端蓋出之矩矱而遊于妙
悟者吾謂以冲必第已而果上第也自吾居京師
寡見賓客獨四方以文字來者輒津津喜爲發覆
然大約託之筆墨不復見其人亦不復問其姓氏
去冬余評定以冲文不知爲以冲也以冲取上第
相見爲余道昔日事且詫余射覆之工夫若月之
壁若日之鞅鞞其靈氣人人能見之亦何必余抑
以冲固有與余契者倘亦書家墨禪画家神品得

法捨法正復當其候耳以冲今日之妙悟良亦不
易十年而雋南國十年而雋南宮以冲之觀於法
度也審矣余於此道稍知痛癢者故論次以冲文
莫逆如此亦猶趙州寒山看道上五百牛跡呼蒼
天蒼天時也

題讀書舫春社稿

春社廿有六人人各文數篇權衡頗苛成諸子之
志也刻成叙而論之當余入去花社時彥直年最
少而司盟彥直吾舅倩也許太守純齋師程課里

中高才生則鼎推思曠而余與伯雨君弢子楚實
當旗鼓是時永之共我讀書泖上氣韻殊雋而彥
絃玄度超仲處柔永錫繼起詞壇仁趾爲吾同社
孝廉子篤志英英有異骨而孝廉弟子嗣服傳其
學聲光雁行永叔十齡來受予繩削頗久其論文
已有宿名君牙孝若開之弱齡而嚮學操文北面
我者迄今二年監先故績學爲余同年水部子器
其文行季尹則吾師宗伯先生幼子神駿絕倫元
俊吾家駒思難舜舉吾友黃門雙玉也宗文能爲

古文有時名稚微有仲有家學而嚮往甚銳元九
精進如苦行僧諸君子吾珍焉重焉自吾索居永
思齋不復接見賓客而以文來者屢錯於戶雅不
欲令其虛往輒滄茗坐譚爲稱引法度諸君子不
鄙夷其言彌日不肯去余亦忘其疲乃余爲諸君
子道曩時兩社事頗堪法程也當我初生時聞吾
師宗伯先生與何士抑先生結一社文章德業相
勸勉爲文寬博而無華海內效慕號爲淞江體即
吾會稽先生亦稱述之是時社凡二十人皆相次

取科第去止兩人未第耳往年去花一社戲以吳
祠部伯玉爲宋襄公當時文藻相角如魚龍競渡
雅不肯嘻笑放失而吾儕自君一公原稚文神超
外余與祠部聯翩起計社中二十餘人第者亦不
下十之八後來且未有已而一時海內亦宗尚吾
淞人文如介族之宗龜龍猗歟盛哉兩已事堪爲
諸君子告也然其一種勸勉激發之意直可令千
古同調作榜樣耳吾嘗歎今人以數日拈一題數
百言支離分析明一字謂不如此不奇名不高展

相效慕經年類放迫於比校乃作演場高譚絕根
漸流徵逐耳目雜亂寶礫爲珠以視家珍不啻千
里然則名高之爲文章誤也意諸君有概於中而
來問我歟吾何敢隱焉夫不捐習見則不能見空
明不伏習則變化不生昔陸文定公訓予曰深思
力索爲得之難妙悟疾書爲出之易盡之矣兩已
事具在文定公兩言具在又諸君子才華氣力什
倍吾輩先進者乎評次其中程尺者而傳之以一
洗名高之陋今他日海內忻忻執鞭謂我松江體
載振也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月之色水之味風之聲花之氣有之不能言也不
能言有之至也梅味不在酸鹽味不在鹹詩不在
句禪不在偈其可言者皆非其至也得其不可言
而斯至矣文章見之言者盡人能知之奇士之奇
艷士之艷逸人之逸深人之奧簡人之通程格論
局而吾能名焉雖然其妙不存也古人讀盡天下
書胸中無一字著書千萬言口頭無一句何哉其

亦有獨解而不傳之言者耶而神遇者自能知之甚矣知之難哉若思之抱膝而吟也十六首其寄言耳澹而長簡而多湛然而顯融深入而夷出吾讀其文而悅焉夫十六首遂能知若思哉若思讀父書志氣在千秋萬歲稱不朽而爲人素樸惘質衫履不修飾階庭不掃除澹澹穆穆與之語古今上下稱引文章風雅輒活活欲舞其一種神情若思不能言而自解吾亦不能言若思而能解若思然則吾其知若思也哉吾生平無他嗜好惟見天

下奇書交名人閱奇文章則神魂飛動若思昔年來稱師於我話三宿舞蹈不肯去今年春來見出所刻文十六首請曰吾師當有言也余曰我不解譽子文政不須譽吾與子共濯魄於冰壺知其冷行花陣中知其香然子不能語我猶吾不能語子也不言至矣言之淺矣呼酒與飲快譚竟夕而別

題余司空疏草

乙郊秋仲余泛舟酌泉慧山下舟中無事檢讀余司空中宇先生疏其先後所陳五議十蠹及戒祥

瑞挨邊報蕩平正直有古大臣風節吾嘗論古來
豪杰之士據其才氣識力所至儘足砥中流而衡
衆是若中立不倚世則或難其人蓋識量或有方
隅而氣每決而不能平也中宇先生當楚相刻厲
力行修舉名美而權尊而紛更操切佞諛之戒折
萌芽而杜末流夫言以微中而毒禍深楚相之切
齒宜也今吐哺受者將業近梁魏二公矣及水山
旣謝臺傾池平狐化爲鷓擊擊滋毒而先生絕口
往事憂深將來謂昔年大臣兀言路而言路鬱今

者天子信言路而言路迄不伸大臣鑒前車變剛
爲柔以結天子而不變其專權之轍天子雅嚮意
言官復不能持於大臣之陰陽而仍厭言者爲不
足蓋其箴癸甲間者如此信此種流禍相沿至今
即事局少更而鬱塞仍甚然後知中宇先生之見
遠也今天子仁孝天倫愜適重大臣而未嘗棄絕
言官業見其指矣舜仲繼中宇先生起爲名給事
當有味乎中宇中立不倚四字夫惟不倚而天子
信之大臣不能操之此豈在口舌間哉余與舜仲

兄弟也書其成事爲贈

雲間集序

郡大夫方侯來佐吾松單車囊書入署蕭然吏事之暇泊無他嗜而獨喜進高才生言文章乃高才生各以其文來受教大夫披導中郤終日無倦指示法度人各意滿於是輯所論定刻爲雲間集而問序於同年張子張子曰大夫之嘉惠吾雲間也其以名集也雲間非能有文章然海內稱說東南文章輒口實雲間以余所聞先輩成弘間錢顧諸大家寬於持格精於認題淡然無華而質古有餘味豈非雲間文章所自來耶余久不見里社文及讀集中諸作抑何其盛而新也凡文章根於材而發於情材日變日盛而情日有日新今文必極其材之盛而侈其情之新即權奇巧妙恣放橫從何所不能吾謂雲間今日當益有文章名也然竊有感焉味能爲鹹爲甘而不能淡材之於文也鹹甘之屬也淡則材無能爲矣燕酌之無筭爵也情溢乎然不若禮飲玄尊之有餘情焉大夫之嘉惠吾

雲間士也行將斃其材而束之極其情而裁之爾
士旣已盛而新則不難收其餘以歸於淡夫大夫
之文章具在也且亦身抗之鵠矣大夫名實未見
伸於時而進退漠焉若忘立身豁刻飲水而絕無
廉者之言與色此豈不身有其淡爲文章指示爾
者耶今雲間士得大夫之澹而約其材情以就乎
實必且直追成弘而下諸先進今海內稱文章正
始在雲間則大夫之嘉惠吾松者真不朽豈弟以
茲集哉

題施仔吾四書義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昔人持
此論遂入画家三昧文章亦若是也大要得其意
所在而已意之所在澹而旨約而多取句近而取
境遠所謂文之天法政不在字字句句以求工也
夫句字而工之即工矣譬象人之無情寧復有天
法哉今人文章之陋大率坐此仔吾湛心於題理
涵詠滢佚恍然見其面目肖題氣而出之文漠漠
澹澹不爲工於句字而今讀者可想其意之所存

蓋工之至焉者也仔吾名重當世世必有讀仔吾文而賞之者昔左太冲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千載而下如山水之音清矣而沒溺於絲竹者何多也夫必胸中有山水焉而後能聽山水之音而賞之然則仔吾文政未易讀也

題陳常采進士傳是堂稿叙

曷爲乎以傳是名名其所自得也文惡乎得曰得于是是故可傳也夫文亦政也文之貌百奇平淺深之屬皆貌也是焉而奇平淺深傳矣政之貌百

競練茹吐之屬皆貌也是焉而競練茹吐傳矣故曰文亦政也萬事盡一是也雖然難言也前人已事成說冊子之所載記疏觀而綱羅之前人冊子之是耳是不屬我名師友講論稱述古先達之遺言妙義令人入耳興起然師友先達之是耳是亦不屬我未也即物物而索之以巧心推敲之以苦力入黃淵而出蒼天是乎巧心苦力皆可思議之物也有岐路故卜度有窒礙故煩索其於逢源信手者似隔一塵故曰是難言也往嘗驗之于文累

日塗抹舌乾不能吐一句而見真悟到不一瞬而疾書滿紙此際耳目心智能着力耶吾即未敢言政而竊謂政亦若此常采積學問而見本原爲文皆寫其性靈而無假借粉飾吾嘗見常采穆然澹然卓有所立而知常采文章所自得也傳是之名不虛耳夫信其是不亂於境了然於口與手而灑灑焉無夷險忙閒之間斷者是所稱一是而百態廢也吾讀常采文觀常采之政焉常采勉之矣常采與余同舉于鄉故余得讀常采文而叙之也

奉賀俞母楊太夫人七袞榮壽序

蓋吾少也賤嘗挾冊游書市間見二老儒古衣冠楚楚徙倚語市門察其色寒可憐也一老儒曰昨僉憲新宇公有餉乎曰然問幾何曰一鍰其一老儒曰于君若何對曰如君言精金也已各咨嗟散去則又回顧相語曰僉憲念故人而其夫人尤賢而好施時歲旣迫暮矣余獨心識之夫守虜虜擁百萬自封而夫婦捫一錢輒不肯出諸袖斯何人哉能憐念窮故人而佐其歲暮一食之飽所謂施

不期豐誠當其急也故里中素稱俞僉憲公德美而歎楊夫人扶助有光云自余爲諸生時里中有去花一社一時名雋皆橐筆以往而彥直實司其盟長當是時彥直齒新而好延文章賓客余與今錢宮諭雅文兄皆入社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捷者落筆千言頃刻風雨四壁走而沉深之家夜如寒蟾之抱露每會必焚膏繼晷藜火熒熒堂皇間置飲食酒漿中厨呼辦如流水僮僕奔走勞問不絕則太夫人躬滌器潔滌瀧時其饑渴供事文

章客惟謹蓋迄今二十餘年而彥直志氣益發舒諸高才名人繼起者日益進而太夫人親賢勸學如一日也夫有子能文章慕義善交當世士而毋夫人至脫簪釵藁無倦色此其期待志千秋而營不朽豈徒三遷孟村中間生涯哉自余入就館職吾女弟歸彥直之門得朝夕奉養太夫人而親其教蓋太夫人處家肅而畜衆慈先侍僉憲公湯藥十餘年問視飲食多寡起居勞苦不爲病而後乃靜處一室穆然快然寡慮損思不見喜怒之色持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六齋供繡佛彥直故至性嘻嘻數取食掌上類孺
子慕而太夫人撫之膝下如嬰兒蓋一家人同在
春臺壽域中絕煩惱而得清涼斯亦至人之所謂
考德無疆者也夫靜德基恒閒心載豫道扇於良
胤而節標於素風即八千歲春秋已在几席帷幕
間而寧復別稱引飄笙鶴珥鸞龍故事以壽太夫
人抑立業揚名彥直今日饒爲而瓜瓞螽斯宜其
孫子實介太夫人之景福蓋太夫人爲關西之裔
南溟水部公之女其慶澤繇來蓋遠宜其佐僉憲
公爲循吏大儒爲鄉祭酒爲黌宮俎豆之名賢而
開彥直以日升川至之德業也余故以此壽太夫
人余老社長也惇史不能爲華言獨憶先後文社
中舊事并稱引家人親串之詞遂叙而進觴于壽
母之前介吾言者徐君九玉唐君季尹同春社諸
君子也

魏見泉榮終錄序

曷言乎榮終榮其生之足以榮也生足以榮矣其榮於沒也美而傳古之君子不以世人之爵我譽我者榮也而世自以其爵貴之而又高之以其譽夫爵之而能繫人心之重名歸焉而王教因之以興起則斯人之榮在天下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魏見泉先生當國家休明能受盡言之會嶽嶽立朝持引大義者三十餘年其忤于時者屢矣當事者困之以屢進退而先生澹然自處

不改其諤諤之初迨剔歷中外晉少司馬以憂去
海內望其風采幾旦暮佐太平而先生逍遙繁水
之上詠歌譚道以老夫先生豈以世之爵我譽我
榮者耶然吾讀先生碑及其志頌太息流涕之語
見學士大夫所稱述先生者甚光美先生雖遘會
落落乎然位九列握樞至尊重矣而 天子遣官
操文祭之爲之塋其葬而錄其嗣惟爵與譽何以
獨歸先生夫當世良有藉於先生爾國家雖議論
爭逐漸成藩籬門戶而清議一派默默在天地間
故人皆憚嚴鯁而亦知勁節爲忠伐離羣而亦知
特立不懼爲正蓋當世所繇歸先生者以此夫直
道在人心若借先生之名爵樹之鼓焉於以剛繞
指而利頑鈍先生之榮其不朽乎道冲太史哀慕
之餘日輯其 論祭碑文諸篇而刻之爲榮終錄
夫先生之生足以榮矣而其後不朽者第在茲錄
手抑斯錄也其美而傳之道與

沈氏孝節錄序

代

豪杰之才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其心婦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女子之專一苟能自安其心則其才力與豪杰何異夫才非才力非力也信於中而不亂故才從容于其所固然而無迫促疑悔之患故力也邨之栢舟威儀不選君子知其有所得矣人身萬患起于選擇選擇起於不專一不專一者不安於心者也是以義窮於貞而節苦於獨黃鵠之不二庭南山之悲羅可遂謂女貞奇絕事哉則詩人言威儀義深遠矣人世所受者命所處者義也命不可勉強而義則有常是以信而安之以從容於蹇厄之一路而行吾日用尋常之事迨吾事畢而吾心灑灑脫脫益可沒身而無憾古貞婦類見及此爾龍江沈公女三十而娶閱七年而卒既奉養其舅姑又時歸事龍江公舅姑子以婦而龍江公子以女噫孝道亦已勤矣當其承歡笑兩親間雖茹夫君隱痛而絕無愁嘆慘澹之色夫寧直以志養庶幾得於中而安之者吾聞其閨門自坊斬斬有禮凡所稱引動作必合古義可爲末世法則倘亦專一之性能引義命而力行其所固然與栢舟之威儀于

今見之抑吾因此更有感也天下事凡屬人世所固然盡尋常耳行婦人女子之所信無行豪杰之所疑古來豪杰之疑正以此不尋常悞之而信則閨秀女貞寂寞之行遂爲千古奇絕吁此孝節錄之所以傳也

唐氏備志實錄序

司馬遷良史也作世本紀斷始自黃帝盡除鴻濛不雅馴之書以爲信於書徵於事迺可以訓世史之道也通都冠蓋之里稱郡望而爲族者多矣然

或故老滅絕遺文放失昭穆遷徙之本末不著上世之功德不見父老無所訓定其子弟而子弟亦且偷墮而離其本始則天下安得有故家善俗哉載籍之繫重也如此陶唐氏之後曰唐李唐氏之後亦曰唐二氏皆以國姓也吾年友唐文季自稱系本李唐余未見其譜故未具論獨覽備志實錄所載總幹公而下自宋寶祐迄今凡幾世其代有耆德顯人德業章著可考覽也總幹公以博洽精識領袖科名而教授公咏歌文學榮施比於更老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嘻亦偉矣若夫開天訪落正辭救民則白雲之德
光鼎俎壯猷沉畧柔遠能邇則襄敏之烈在封疆
名高學殖玉珮瓊裾則學士之業施館閣其他紀
善之膽畧水部之治行柱史之直節司農之清風
三刺史之惠和兩詩人之高逸夫唐氏上世何多
賢明君子也然唐氏世德鑿鑿簡冊若郡志宦業
文苑名賢諸傳暨國朝五倫書事核而蹟章名
遠而實光豈若世俗之所爲撫拾附會故老遺文
不經見者哉意唐氏其陶唐氏神明之後歟其本
始李唐或以其近而可信歟然吾謂唐氏亦何必
李唐即總幹公而下亦足以徵世德源流之遠矣
季文其綜而譜之傳之子孫後有覽遺事而興起
者乎攷白雲之樹德則可以長世攷襄敏之綏靖
則可以酬國攷學士之文章則可以大業具三不
朽者唐氏之孫子世世稱神明胤矣夫徵於遠不
若徵於近之可以訓後而善其家也此備志錄之
爲唐氏史不朽也歟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叙

吾嘗謂天下有治徵有亂徵有治而欲亂亂而待治之徵士大夫修身事親而不近於名此治徵也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憂其親此亂徵也有一人焉處世名之內脫世名之外尊天性以自樂天下人聞而悅之此亂而將治之徵也世道衰而名士出名士出而親心憂於是壯年多網罹而高堂無壽域嗟乎以吾觀於世何其爲名高累者衆也東漢范滂之母慰其子曰爾年未三十遂爲李杜齊名既有今名豈得復求壽考夫以李郭之名

且不免其身而况一時標榜虛聲至捐其壽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風俗之沉於名久也豈其士大夫皆婦媪之見歟然則東漢之衰也固宜古之君子脩其身而養其氣晦其德而藏其用治則爲麟爲鳳以光顯太平亂則潛無躍惕無亢以全天倫而樂菽水故不急朝露之榮者不傷喬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譽者不履風波之危繇此言之壽身之道事親之誼豪杰可不審哉吾又以悲東漢而下柯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曠弱冠負文章

名驚海內與余同游濟上葺齋許先生之門其爲人學道而養氣博文而湛思居城北陋巷數椽栽蔽風雨而奉母孺人偃息其間是時母吳孺人強食多福引養引恬壽屆北袞思曠捧觴跽而進曰廣也書生慙無以觴孺人也即觴焉孺人弗樂也抱幸孫焉孺人樂矣請以此觴孺人莞然曰噫兒以我爲汝南氏毋屑屑者耶兒以文章受知於濟上許先生藉藉諸生間矣吾見兒落落焉穆穆焉不交公卿顯人不譚當世之事不戚窮不慕通布蔬有餘供無戾謫爲榮貴燕母氏而結大年異日者遭盛世事明主載其寧靜作清明之羽儀守其澹泊宣雍熙之鼓吹視東京人物誰爲伯仲吾老矣願兒爲良臣毋爲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歲寒也兒觴具矣因舉思曠之觴思曠出而以告觴客觴客曰賢哉母也世道其有興矣余述其言爲記而屬思曠以質濟上許先生乞其言壽焉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天子神明之德光昭於天下其於進退朝士如鏡
寫形而衡賦物也乃世稱守誠深堅之人勇過賁
育豈非以其不植黨不營私隨職事足見功自効
悶悶惇惇爲天下大事可屬者耶是以能信君父
而暴衆庶汲長孺拾遺漢庭不可一世每詆丞相
弘爲曲學排御史大夫湯爲刀筆吏至於矯天
子詔發河南粟以活饑民百萬抑何其卓犖自如
不難不悚也迺天子不之罪必御衣冠見之而竟
許爲社稷臣嗟乎君臣相知之際難言哉夫士大

夫之得君而行其志也蓋必有本矣豈獨強項訐
當路要人以爲名高耶曩者孟麟立柱下嶽嶽獨
行不欲爲雷同比周以誤國事朝士莫之喜也會
孟麟論其鄉西南夷兵事有所引薦與當事指忤
尋遷治兵秦隴以出之無何朝命察其忠仍召
入爲侍御史於是孟麟之節伸而品益重當是時
天子方執三尺以誅責偏諛反側之輩而特舉賜
環未有之曠典以旌不二心之臣孟麟之得君不
可不爲盛遇吾因以知天下倚藉人而就功名者

可以結一時之援不可以愜獨知不能愜獨知即不能對天下不能對天下其何以信君父哉夫君父至神聖也吾輩爲人臣子而樹私交背公義以幾一旦之高名而躡不應得之位不惜軍國重事不修本分職業執先入之見而忘其心之所安騁一時之紛紜而置其君之所急即強者生事弱者畏威朝廷亦何賴此輩而誅責九原亦安所悔焉乃知臣子患不盡心耳夫明明天子日照月臨飲石沒羽何精誠之不透徹乎天子孤立而天

下失太平之望臣子清夜亦宜自省孟麟按晉按漕疏牘具在其論事有本末而建白皆中當世之窾至於察吏除奸窮源釐弊興創便宜疏中所陳如藥代病而穀救饑也於今乃可以答 聖天子之恩遇稱社稷臣天下大事可屬者矣故爲之序而行之并告夫爲人臣者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憶庚午間余讀書寧遠永之舍中時涵甫同孺人歸寧渚上見其諸郎君玉立娟好蘭茁其芽而中

翰君公謨神檢閒靜有鸞停鵠峙之勢則戲謂寧遠兄弟曰將牢之似舅抑無忌似甥涵甫相顧大笑至今幾二十年矣中翰君弱冠成進士第列紫薇侍承明而涵甫以明經高第貢於廷待試公車下會新天子龍飛加恩賜朝臣得依品秩榮其父母中翰君既受命顧又念涵甫有空羣冀北志雅弗樂襲冠帶獨太孺人荆布佐讀久勞苦幸先徼北堂一命爲光華天子下詔若曰其無庸以爵級縻而父先畀寵於母孺人於是太孺人象

服翟冠拜舞受詔而涵甫仍襲儒衣冠向北闕叩頭謝臣洪束髮受書縻縣官餼今幸齒尚壯思策勵前途報天子敢不惟力是視里之人榮之於時寧遠兄弟暨其媼姪君錫虞佐革稱三觴而頌三美焉一觴曰美爵弗居而伏櫪是圖黃金臺下其舍諸渙甫受之一觴曰相夫子靜而一哺諸雛慈而恒於德爲生相道爲貞煌煌龍章以嘉樂爾無成太孺人受之一觴曰如岡斯年以介親祉如日斯升美業伊始先和而鳴樂爾父子則以觴中

翰君於朝觴畢屬余記之余感溆甫當日歸寧
舊事則進一大觥觴溆甫更介寧遠兄而觴太孺
人申之以言曰儷於德其宇乃光媿於賢其子乃
昌惟溆甫之宗廣博而溫克惟孺人之族濡柔而
靜專二源同流中翰君鍾其祥焉夫立德以繩武
也廣業以燕後也植節以澡身也實麗而報豐根
久而果碩寧直王三錫命哉高堂輝煌宅相以光
厥福未央哉余夙敦兩家世講而效善頌善禱之
義行且次第爲溆甫太孺人修觴而致詞焉并以

爲寧遠兄弟他日稱觴券也

奉賀斗槎長兄入袞榮壽序

郤金吾祖之教也其子弟長貧而不患貧然詩書
起家以來吾未敢信其爲貧也吾家顯榮自大司
馬登進於朝受冠帶職事者迄於今未遷改焉大
都寶儉以爲德守謙以爲度車上不侮於鄉里而
畝宮不僭於齊民當其門戶衰冷則父兄手一編
憑三寸管課子弟讀書琅琅徹戶外間子弟拈一
二會意語則阿翁爲引滿胡盧手卮相勞輒曰吾

祖父當有代興者斯時也即百城樂不願與易也
量腹而受食度形而賦衣安見有錢緡庾積而戚
戚焉嘆不足哉迨其器賈知已門閥載新父兄以
爲故吾家長物而子弟則悚然曰襲先人之衣冠
當無墮先人之名德也駟馬高蓋其何異於款段
鶉衣享千鍾列五鼎其何異於芻粟一飽於是服
官稟其朝常脩身飭其坊表不苟同於俗而不
取戾於時小臣積爲大臣小用積爲大用視我列
祖與有光輝爲父兄者影纓可分王公葛巾可攀

野老嘯歌終日門無雜賓花石圖書瀟瀟古屋呼
尊命觴樂我友生開花萼之勝筵叙天倫之盛事
則又切切寓書官下示其子弟曰徼祖父之靈其
無墜祖父之業他日襲軌而遊稱名卿乎老人方
引千秋觴而歎之蓋吾上世安貧之教大抵如此
斯德也斯樂也獨我兄丰槎先生饒有爾先生爲
我言先生封公事如貞孝先生以御史大夫三品
綽綽三益艸堂藉塘公以叅知金魚夷猶新涇濠
水上風景不移典型如在而今先生以明經入對

大廷兩教授州邑年屆八袞而以子工部屯田郎
貴 覃恩晉秩如其官至於生產荒於觴詠而家
亦不至大困精氣和王神簡安克時呼弟輩盤蔬
甌茗樂其情話酣暢恬勝終自忘疲先生真天人
哉此亦吾家詩書不善貧之效也以先生之德屯
田君富有之業他日名卿千秋之觴其介於先生
未有艾哉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叙

余與爾音實竝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鸚鵡沒海洲
即古海鹽舊縣地循而西諸山多浮海中乘蜃氣
出沒其秦山一帶面海而鬼然者間有之耳而山
亦不甚窈窕無巖棲嶺觀之趣獨海若浩淼奔蕩
堤高千尺遙望蓬島十洲恍惚有無一望無際怒
濤雷驚徹於枕上朝日沐浴光怪萬狀漁子牧兒
不能領其奇勝而通人慧士居其間者可以開眼
目盪心胷拓其詠歌筆墨之氣若夫掩關却軌一
室無塵庭絕餘暄八牕通明藏書在架案無冗牘
筆床楚楚楮墨惟良流覽會心信手拈句山花自

笑禽語相悅倦起行藥臨水望雲或開尊引觴或
對客清話不聞兒女之聲不近糠粃之氣處則了
心見性出則應世濟民斯亦人生一大快而千古
豪杰其能領此者幾人也丈夫靈氣多從清虛來
取勢於海取情於山然終日望溟渤而未曠大觀
一生居幽谷而不具遠體要在我心能自得之爾
音之師符九曰靜坐即是深山爾音即以扁其居
名其所行之卷爾音日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龍門
浮沅湘登空同南浮江淮以壯其文章之氣者不
必靜坐不必縱觀都是文章如是則爾音幽處皆
可不朽無論山居海觀總是爾音得力處矣吾作
此說爲即山居轉一註脚也何如

題六科程墨國雅補

坐西樓花氣迎簾春光浮研日煑笋羹炊香稻飯
欣然一飽無餘事偶爲兒子檢近科文數篇課其
法度因憶未申間曾詮次歷科刊文并元卷爲國
雅傳於世年來閣筆已六更制科矣爲理舊麓作
墨汁數斗判筆批定積十日而六科諸卷粗得其

可誦法者近二百篇奚奴好事傳流賈人戶外之
履遂不可禁因笑余習懶成癖經年冊槧圖書不
能了數卷今偶以岑寂課兒興會所至積歲帖括
舊案旬日補之其於賈人不可謂非雨金而飛粟
也昔東坡以禁馬貽李端叔而爲作券以高其價
今書市中託余姓名索價者多矣漫書此以券之

募修東禪寺疏

廬山講師淨方上人開講吾郡三年轉大法華度
無量衆師故寶筏自珍兼饒筆墨評唱不以世間

喜捨方便作行脚津梁城東有古禪寺爲青陽迎
候之地樓臺日月浸曠而顛殿廡荒涼枯骼屯塞
垣牆蕩莽幾同平野入門四顧蕭條滿目師一日
過之悵然日嘻是官師所以作始土膏敦相農令
導陽和新物候者必於此佛法以佐王政之不及
而今其荆榛暴露朽枯不治且春今爲生今積年
匣骨委之風雨新新者豫陳陳者悲衆生競逐年
華而了無惻怵將生機陸沉佛道衰墮良可憐憫
於是捐已杖頭典盡衣鉢埋諸白骨各安其藏汛

寶山堂不集卷之十一
掃除芟別其堂皇構榑支持寶閣具修開堂接濟
規模麓備乃有前殿兩楹剝蝕風日棟撓薨折一
龕淋漓師於是復弘法願鳩功度材告諸檀施請
於當事甃石聚沙徵於楚材工事伊始後楹鼎新
旋乃行橐書卷展轉一空力不副願施不契緣樂
成之蒙不可慮始於是飄然別園思尋舊隱作爲
劄記陳諸苦心寄於詩歌厥聲慈怨告辭同志刻
日錫飛余以中秋後晦日過顧光祿園遇師於羅
漢堂詢得其故太息謂之曰嗟乎此景物載新之

地也士女游焉而不知且殿閣莊嚴交光綵網納
子事矣委佛髻於風露一二土著老髡習故常焉
而師以方外登壇尊者發此弘願權喻衆心庶幾
圓成標攝華藏師即無言誰不信其獨苦者且掩
幣標慈典衣標信施捨不留掌之匠石以標明潔
即擅未滿願年月以幾仗佛威光得衆歡喜何得
星言夙駕委之半塗師念吾言更有真實一義凡
人所造蓋地蓋天不離當下一念此念種子既真
時至氣行聽其成就即時境有礙但有魔境原無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五十二
魔心信得此種即歷百千劫此願畢竟圓成而况
眼前金碧標影等事大師喫飽別人腹脹此理定
有不可謂無直至以我飽腹喻衆盡飽方是僧中
之僧傑中之傑大師歡喜吾言再圖卓錫爰緝舊
工余惟我輩面目爲人性靈則佛誰無慈憫誰無
因緣大師若慈若信暨諸明潔大師自信不求人
信人若自有當念真種隨呼即應信者益生歡喜
未信者同發菩提聚微成億施非金帛實同真如
大師願滿大師無與活佛布施盡在十方聞我說
者定不至如前士女不知俗梵聽之漠漠痛癢不
相涉也

常安大師關滿建道場疏

和尚一生脚不住水上浮萍波着水一朝打破靜
坐關喚起大衆風波裏問如何是喚起大衆曰老
僧自燃一指化五百僧衣時蚤已辦了也老僧坐
缸關三年來却又理會得凡諸迷妄流轉一愛沒
在病腦國王妻子頭目血肉暨諸財貲認成堅固
種種難捨而此愛本從何受病心即是水愛即是

風因風生波水不靜故我悲世間東奔西馳南乞
北討身如轆轤了無休歇情緣搖搖轉生界量轉
生慳吝衆生本來原如止水云何風波如如脫然
云何堅執我今一身骨節血肉捨無可捨而此流
轉愛根所自起處如灰不火永已斷滅是爲老僧
愛處自生喜捨以勸衆生一切喜捨圓滿道場四
十八願作無量功德如人飲藥先除已病依此療
人人我病除只是一藥我今道場亦復如是一切
含識見者聞者如已施者如未施者皆發菩提心
作功德想以是因緣而行布施是以衆生止水心
施是以藥王療法施同登佛土成就莊嚴如是功
德莫可思議莫可比量是則衆生有佛因緣其於
老僧出關坐關有何干涉於時城南侗初居士述
常安大師此言而勸里中施者

題無味般若募卷

無盡師嘗持澹百日不近滋味而發願齋十萬八
千僧董玄宰太史題其卷曰無味般若無盡旣已
窮乎玄酒希夷之妙矣而哀憫衆生鮮能知味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廣齋萬千是非無味妙用也歟於是侗居士爲之
疏以募諸好施

逢食便喫逢喫便飽盡大地衆生都有飽性識得
此種布施即無一粒米功德已具須彌山聚矣况
乎施食千家之鉢布金衆寶之山積而不畱平而
無碍但願衆飽我無餘粒請看受施衆生同在飯
籬邊坐饑者不識是飯飽者入口便知是知不知
只憑和尚一聲喚起無取無與無饑無飽同於因
緣惟喜總是大地陽春到此和尚莫作十萬八千

願看雖謂無一粒米在人間世無一口飯在禪和
子肚裏可也觀我說者宜各喜捨 陶無瑕居士
覽此笑曰確嘴生花悅目克滿其天雨之粟乎因
相與大笑而書之

書畢無盡又請曰太史爲我佐募耳請爲貧道轉
一真實飽語侗居士曰你不須存十萬八千數
目於胸中世間有數目者盡有爲法也若是無知
之體不施之施無量無邊有何願心可期數目可
筭請無盡臨盡時莫掛一絲兒齋僧在念是謂飽

颺去矣。無瑕說其言。再命爲記。

題峩眉山僧募裝佛疏

合旃檀金屑而爲佛。是名旃檀金屑。不名爲佛。大地衆生。以旃檀施。以金屑施。種種願力。作諸善因。是名爲佛。不名旃檀金屑。何以故。佛歸心故。大地衆生無智無愚。見莊嚴佛相。則合掌頂禮。聽梵伽音聲。則南謨懺悔。不作惡業。即是言之。佛在大地衆生。不在西方。吾願大地衆生。即此一點善根。捐諸所愛。無作貪慳。各各喜捨。以一念佛。莊嚴種種。

百千萬億。徧滿十方。盡在大地衆生歡喜因緣。是則心佛無量。故相佛亦無量。峩眉老僧。布施勸募。非爲法相。莊嚴。非以旃檀。非以金屑。而此旃檀金屑。盡是表信鞭影。衆生若能斷諸所愛。一心皈佛。心生法生。是諸喜捨莊嚴。處處是佛現身。不得言佛在峩眉也。水行地中。佛行世間。掘地得水。捨愛得佛。所以募勸人人作佛。不在人人莊嚴佛相。吾勸善男子善女人。以旃檀金屑。各莊嚴自己佛。此諸善果。與行脚僧無與。只是老僧憑木魚聲。喚起。

人間酣睡漢。到得醒來。峩肩一尊佛。却變化十方
百千萬億佛也。華亭侗初居士喜而題其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衲縷垂綬。芒屨而過吾門者。窶矣。而貌堅質。類
能成其所祈願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十方
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爲我疏之。予曰。凡神通
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爲神通流傳者。
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爲相。莊嚴之爲金碧琉
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鄉導。即第二機

且不可言。况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
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飯五百羅漢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
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
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着落矣乎。凡
五百羅漢。離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今十方
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
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具
足五百羅漢耶。子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

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又何妨假借布施相也。且吾一窻僧耳。巷呼而巷之人無不忻且應。應且捨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之人也。今指而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羅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佛尊者禮尊者。人誰知之。今吾勸大眾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衆生共於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功德聚。慈威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看得破。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脚。只替大眾自顯

神通。大眾若真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己法相。這是老僧第一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讚之曰。貌子堅質。聽子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眾。當今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爲之疏。

募修法相寺。并造白衣大士護諸童子像疏。佛具神通。隨根引度。大眾領受。各從信心。長耳和尚。爲古定光佛應身。面壁南山下三十年。被永明禪師點額而化。獨其遺偈四句。惜秘密不傳。教人蚤夜持受。祈求男女。若能一心堅固。所求稱意。如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一
響應聲。慙大師謂其以愛滅愛。默符永明宗旨。蓋緣男女因愛結成。衆生流於愛根。若能攝受佛偈。一心清淨。諸愛消隕。如人取寶海中。得筏而渡。衆寶在山。恣其拾取。而此恣取一念。似飲滿腹。豁然頓消。以是筏喻。爲偈補云。佛愍衆生。遷流慾愛。火宅焦中。以此求息。如溺海尋珠。珠仍在海。身已沉沒。永劫不得。胡不還返求之。四句偈中。慙師老婆心切。宣揚至此。南高峰僧漚和。大師舉似合掌頂禮。以爲祈求男女正法藏。到此點破。足令長耳放

光。余攷法相古寺。肇自宋代。至今一龕燈火。半壁袈裟。脫屣像存。歸仰如流。而鼠竄古瓦。佛棟幾撓。古貌閔於陰房。亂泉壅於壞道。松風聞瑟。丹碧無輝。四方皈依之流。瞻仰悲涕。今議修緝增飾。發其光明。長衍福澤。於堂東楹。供白衣大士像。并護諸童子像。二尊無男祈男。有男護男。於師持偈本指。彌覺圓滿。漚和上座弟子道玄。持行清端。發大慈願。爲衆生胤嗣導師。杖錫南來。游募薦紳先生。暨高才孝秀諸文人。間度功而求。裁取足辦。量力而

募。饒約憑人。信心所發。同皈清淨。廣生胤嗣。得大
歡喜。須知此募本意。原從長耳四句偈中因緣。喚
醒愛迷。廓然放下。各各認取本來真種子。却被道
玄東來一句道破。如剖瓠得子。流種無量。至於捐
諸杖頭。供奉古佛。以祈來福。一銖一粒。皆從大眾
歡喜心生。從信受四句佛偈清淨心生。見標識月。
其則不遠。我近宿雲棲塔下。四鼓聽道人提鈴高
唱曰。生歿事大。及早念佛。不覺睡中驚起汗下。以
此因緣。故知道玄此來。爲我江南人作提鈴道人
也。莫作渴睡漢。以負佛恩。

題虛鑑上人募卷

堯峯在吳門諸山中。去溇上幾三百里。有湛川師
說法其間。余夙願將往。叅離物倚物之義。每一作
念堯峯在眼也。古佛過去經百千劫。須知凡人一
作念佛亦在眼。何以故。心佛現成。故衆生執迷不
見心佛。但見古佛。譬如欲向堯峯叅湛師。不知當
念即在堯峯也。所以大導師權將布施一路勸化
人人見佛圓成人。人作佛如。但以功德因果實施。

實報開誘愚人還是鋪金撒米標影不關當下津
梁就今愚人捨身捨財雨粟如須彌山聚猶是前
塵碍境不豁迷雲何以故捨不見佛捨不成佛導
師若能窮此捨所自起處呼喚透露現出靈根是
諸塗巷愚人捐捨升勺絲毫盡是活佛布施衆生
須知堯峯荒丘頑石轉眼化作叢林開堂接衆日
給三百人食是豈人天所供湛師晏坐山中莫致
而至無爲而爲是種因緣並非思議可得人間湛
師開堂接衆如耳聞雷聞處便生敬仰遂生種種

喜捨方便此種布施是爲當念佛祖舉眼堯峯大
地陽春不關鑑公行脚若以行脚一鉢布施歸薦
堯峯湛公不喜鑑公不願衆生又須知求通報恩
之人腰石舂米運水搬柴歷諸苦行只爲六時不
肯虛度吃着辜負光景衲子一衲一盂逢緣便住
粗了自己未嘗接濟大衆宣揚法旨所以行脚布
施權說指迷到得豁破衆迷捨愛信佛佛地放光
大千圓滿處處報佛處處報師堯峯之教如是無
量我說是已但願衆生各各信受堯峯佛旨實以

心捨權以財捨如我素飯堯峯乃以語言文字捨
其實一見鑑公訊所從來忻忻把筆自不能休此
亦莫致而至無爲而爲不第在語言文字鑑公持
此卷以募衆生衆生必懽喜吾言歸而薦之湛師
湛師且以吾爲語言文字布施否

山中證錄

習字從羽從日朱子云鳥數飛須知羽而飛自鳥
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鳶俱
飛與魚俱躍鳥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時
習不悅也

間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將
恁麼事呈出來作証據曰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
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
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姑待則就此不求安不
求飽正是敏於事慎言就正亦都是敏事也不求
安飽而敏於事其中幾微意有個內外賓主之辨
在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澹泊意思便將箇澹
泊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爲外爲賓若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二
自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只時時
刻刻是個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必
有事的學問此則爲內爲主要從此處默默細勘
然惟親近有道自然參証得只如古人心心相印
固不須論今人就箇有道親近他幾日見其舉動
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吾事去質問他而
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
大事隨當印證隨處反照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
解默契打成一片纔是敏事真學問好學真境界
也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
乎曰旣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却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即境都是學問見在都
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過用得着胆壯
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
也把柄在我惟我所實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
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箇失
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行常
健故無爲君子常惺故無事也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放乎四海人
只在源頭上撥得清便無所不達聖人之孝發源
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清不清便有聖凡差別
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脉處其實
一點命脉行乎其間會得此點菽粟飲水都是這
箇市井塗人都可做箇武周故中庸把事歿如生
事亡如存兩句點真源頭出來又說箇所以事帝

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人可以治國豈不是箇放
乎四海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何以分別曰舜都在性
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與天通
真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
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
做去故曰達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舵仲尼迅雷風烈必
變把得舵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亦在中古

來聖人戰兢即自在自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
有天下而不與入磨涅而不化此是人生第一得
力學問也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
我本體用事如何不反約時時博便時時約處處
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
聚一般不成箇學問吾輩當下了當須要從此體
勘分明

或問予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實
是無言學人實是無聞無論聖人即如吾人且用
光景相對神情相觸一得於心定是描画不得急
起疾書已離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
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况聞之耶

會上論師冕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盲人
階席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
實師冕見階見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
冕做主聖人不過相他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
主方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問如何是先覺答曰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
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又似
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方纔戚
戚這箇便是先覺覺後覺

末世後覺之覺極難只緣習氣太重便屢喚不轉
如齊宣王戚戚却又信不過可王天下又費孟子
許多言語只爲他興兵構怨誤了豈非習氣之誤
人終身耶

先覺手段有絕巧妙處蓋性地原是活潑神化至
巧至妙先覺先得之耳只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
俱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
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脉自武王酒誥來故
孟子徃徃稱伊尹先覺之言蓋自道得力處也

發政施仁制民恒產兩段是遠庖厨實事孟子只
爲齊王鈍根一一點出幾於發揮無餘蓋旣攻其
病端又指點治病公案雖孟子好辯亦是世變人
心不得不如此

好勇好貨好色俱可因病治病惟與甲兵一事直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六十五
當用仁字作藥餌攻之可見賊民之事非一而好
兵必亡也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